

晚清四大谴责小说

孽海花

官场现形记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老残游记

插图本



ER SHI NIAN
MU DU ZHI
GUAI XIAN ZHUANG

二十年目睹
之怪现状

〈下〉

吴趼人 著
张友鹤 校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晚清四大谴责小说

插图本

二十年目睹
之怪现状
〈下〉

吴趼人 著
张友鹤 校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五十五回

箕踞^①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

德泉说完了这一套故事，我问道：“协饷银子未必是现银，是打汇票的，他如何骗得去？这也奇了！”德泉道：“这一笔听说是甘肃协饷。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，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，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，出点机谋，自然到手了。”子安从旁道：“我在一部甚么书上看见一条，说嘉、道^②年间，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^③到南京，从将军、总督以下的钱，都骗到了的呢。”德泉道：“这是从前没有电报，才被他瞒过了；若是此刻，只消打个电去一问，马上就要穿了。”

说话时，只见电报局的信差，送来一封电报。我笑道：“说着电报，电报就到了。”德泉填了收条，打发去了。翻出来一看，却是继之给我的，说苏、杭两处，可托德泉代去；叫我速回扬州一次，再到广东云云。德泉道：“广东这个地方，只有你可以去得；要是我们去了，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。”子安道：“近来在上海久了，这里广东人多，也常有交易，倒有点听得懂了；初和广东人交谈，那才不得了呢。”德泉道：“可笑我有一回，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

① 箕踞——伸开两脚，膝盖微曲，形如簸箕一样地坐着。是形容傲慢的样子。

② 嘉、道——清嘉庆、道光两朝的合称。嘉庆，见第三十七回注。道光，爱新觉罗旻宁（清宣宗）的年号。

③ 成亲王——爱新觉罗弘历（清高宗）的儿子，名永理。

水,跑了进去,那柜上全是广东人,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,我一句也听不懂。我要买大瓶的,他给了我个小瓶;我要掉,他又不懂,必要做手势,比给他看,才懂了,换了大瓶的。我正在付价给他,忽然内进里跑出一个广东人来,右手把那瓶药水拿起来,提得高与额齐,拿左手指着瓶,眼睛看着我道:‘这借瓶贫药月水绥,顶刮刮罗!顶刮刮罗!有忧仿方单在此溪,你呢拿捺回微去一异看坎,便知基明命白别了捺。’”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。德泉道:“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,也忍不住要笑。他对我说完之后,还对他那伙计叽咕了几句,虽然听他不懂,看他那神色,好像说他那伙计不懂官话的意思。我付过了价,拿了药水要走,他忽然又叫住我道:‘俄基,俄基!’你猜他说甚么?便是我当时也棱住了。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,在柜上掼了两掼,是一块哑板。这才懂了,他要和我说上海话,说这一块洋钱是哑子,又说得不正,便说成一个‘俄基’了。”

当下说笑了一会,我不知继之叫我到广东,有甚要事,便即夜趁了轮船动身。偏偏第二天到镇江,已经晚上八点钟,看着不能过江,我也懒得到街上去了,就在趸船上住了一夜。次日一早过江,赶得到城里,已是十二点多钟。见了继之,谈起到广东的事,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。我不觉笑道:“我本来是个读书的,虽说是我生来的无意科名,然而困在家里没事,总不免要走这条路。无端的跑了出来,遇见大哥,就变了个幕友,这几年更是变了个商家了。”继之笑道:“岂但是商家,还是个江湖客人呢。你这回到广东去,怕要四五个个月才得回来,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,叙叙家常再去。”我道:“这倒不必,写个信回去,告诉一声便了。”当下继之检出一本帐目给我。是夜盘桓了一夜。

明日我便收拾行李,别过众人,仍旧渡过江去,趁了下水船,仍到上海,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,等有了走广东的海船,便要动身。看了新闻纸,知道广利后天开行,便打发人到招商沪局去,写了一

张官舱船票。到了那天，搬了行李上船。这个船的官舱，是在舱面的，倒也爽快。当天半夜里开船，及至天亮起来，已经出了吴淞口，走的老远的了。喜得风平浪静，没事便在舱面散步。

到了中午时候，只看一个人，摆着一张小小圆桌，在舱面吃酒；和我招呼起来，请问了姓氏，知道他姓李，便是本船买办。于是大家叙谈起来。我偶然问起这上海到广东，坐大餐房收多少水脚。买办道：“一主一仆，单是一去，收五十元；写来回票，收九十元。这还是本局的船；若是外国行家的船，他还情愿空着，不准中国人坐呢。”我道：“这是甚么意思？”买办道：“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。有一回，一个甚么军门大人，带着家眷，坐了大餐房。那回是夏天，那位军门，光着脊梁，光着脚，坐在客座里，还要支给着腿，在那里拘脚丫，外国人看着，已经厌烦的了不得了。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，厕门上有钥匙，男女可用的，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；用了，舀了，洗了，就拿回他自己房里，倒也罢了，偏又嫌他湿，搁在客座里晾着。洗了裹脚布，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。外国人见了，可大不答应了，把他们撵了出来。船到了上海，船主便到行里，见了大班^①，回了这件事。从此外国人家的船，便不准中国人坐大餐房了。你说这不是中国人自取的么！”我道：“这个本来太不像样了。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。”买办道：“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一句话，‘一个小鸡不好，带坏一笼’了。”

正说话时，又有一个广东人来招呼，自己说是姓何，号理之，是广东名利客栈招呼客人的伙伴，终年跟着轮船往来，以便招接客人的。便邀我到广东住到名利栈去。我答应了，托他招呼行李。

这船走了三天，到了香港，停泊了一夜；香港此时没有码头，船在海当中下锚。到了晚上，望见香港万家灯火，一层高似一层，竟

^① 大班——外国公司、洋行的经理人。

成了个灯山，倒也是一个奇景。次日早晨启轮，到了广东，用驳船驳到岸上。原来名利栈就开在珠江边上，后门正对珠江，就在后门登岸。

安息了一天，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，一面写信寄给继之。谁知我到了这里，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，就遇见了一件新闻。我走到一条街，这条街叫做沙基。沙基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，房子外面，挂着药房的招牌，门口围了不少的人，像是看热闹的光景。我再走过去看看，原来那药房里在那里拍卖，所卖的全是药水。我暗想这件事好奇怪，既然药房倒了，只有召人盘受，那里好拍卖得来；便是那个买的，他不是开药房，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，做甚么呢。正在想着，只见他又指着两箱蓝玻璃瓶的来叫拍。我吃了一惊，暗想外国药房的规矩，蓝瓶是盛毒药的，有几种还是轻易不肯卖，必要外国医生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，怎么也胡乱拍卖起来呢。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，不便多耽搁，只看了一看便走了。

下午时候，回到名利栈。晚上没事，广利船还没有开行，何理之便到我房里来谈天。他嘴里有的没的乱说，一阵说甚么把韭菜带到新加坡，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；新鲜荔枝带到法兰西，要卖五个法郎^①一个；又是甚么播喊表^②，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。他只管乱说，我只管乱听，也不同他辩论。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节，很以为奇。理之拍手道：“拍卖了么！可惜我不知道，不然，我倒要去和他记一记帐，看他还捞得回几个。”我道：“这药房倒帐的情形，想是你知道了？”理之道：“倒帐的有甚希奇！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，遭了个大骗子。这位大富翁姓荀，名叫鸢楼，本来是由赌博起家；后来又运动了官场，包收甚么捐，尽情剥削。我

① 法郎——法国币名。

② 播喊表——法国播喊洋行制造的表。

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。”我道：“他不是广东人么？”理之道：“他是直隶沧州人，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，学会说广东话罢了。他剥削的钱，也不知多少了。忽然一天，他走沙基经过，看见一个外国人，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，装修得很是富丽，不知要开甚么洋行；托了旁人去打听，才知道是开药房的。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，不过扮了西装罢了，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。这荀莺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，总算同是北边人，可以算得同乡，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。见面之后，才知道他姓祖，《貳臣传》^① 上祖大寿^② 之后，单名一个武字；从四五岁的时候，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，到了七八岁时，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，另外取了个外国的名字，叫做 Cove；后来回到中国，又把他译成中国北边口音，叫做劳佛，就把这劳佛两个字做了号。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，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。在外国时，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，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，把他自己的辽东话，倒反忘记个干净了。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，不知在那里混了两年，跑到这里来，要开个药房。恰好这荀莺楼是最信用西药的，两人见面之下，便谈起这件事。荀莺楼问他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。劳佛道：‘利息是说不定的，有九分利的，也有一二分利的，然而总是利息厚的居多，通扯起来，可以算个七分利钱。’荀莺楼道：‘照这样说，做一万银子生意，可以赚到七千了。不知要多少本钱？’劳佛道：‘本钱那里有一定的，外国的大药房，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。’荀莺楼道：‘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？’劳佛道：‘我只备了五万资本。’荀莺楼道：‘比方有人肯附点本钱，可能附得进去？’劳佛道：‘这有甚么不可的。’荀莺楼道：‘那么我打算附

① 《貳臣传》——清初由国史馆为背明降清的汉奸洪承畴、钱谦益等一百余人立传，叫做《貳臣传》，对他们身事两朝，表示鄙弃，其目的在通过这些传记，警戒后世的人，应效忠清朝，不得背叛。

② 祖大寿——明朝的总兵，后来投降清朝，当了汉奸。

十万银子如何?’劳佛满口答应,便道:‘如此我便扩张起来。’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。不多几天,荀莺楼划了十万银子来,又派了一个帐房来。劳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银子往来的庄折,叫他收存,要支甚么零用,只管去取。从此铺里一切杂用,劳佛便不过问,天天只忙着定货催货,铺里慢慢的用上十多个伙计。劳佛逐一细问,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,认得外国字的。荀莺楼闻得,便又荐了一个懂洋文的来;劳佛考他一考,说是他的工夫不够用,不要。又道:‘不过起头个把月忙点,关着洋文的事,我一个人来就是了。’荀莺楼见他习勤劳耐,倒反十分敬重他起来。过得个把月,劳佛对荀莺楼道:‘我的五万资本,因为扩充生意起见,已经一齐拿去定了货了。尊款十万,我托个朋友拿到汇丰^①存了。我本要存逐日往来的,谁知他拿去给我存了六个月期,真是误事!昨日头批定货到了,要三万银子起货,只得请你暂时挪一挪,好早点起了出来,早点开张。’荀莺楼满口答应,登时划了过来。到了明天,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,方的、长的,大小不等。劳佛督率各小伙计开箱,开了出来,都是各种的药水,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,登时满坑满谷起来;后来陆续再送来的,竟来不及开了,开了也没有架子放了,只得都堆到后头栈房里去,足足堆了一屋子。荀莺楼也来看热闹,又一一问讯,这是甚么,那是甚么,劳佛也一一告诉了。正在忙乱之际,忽然一个电局信差送来一封洋文电报,劳佛看了失惊道:‘怎么就死了!唉!这便怎么处!’荀莺楼忙问死了甚么人。劳佛把电报递给他,他看了,是一字不认得的。劳佛便告诉他道:‘香港大药房里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,他是我的好朋友,将来我这里有多少事,还靠他帮忙呢,谁知他今天死了。他的遗嘱,他死后,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。在交情上,又不得不去;这一去,最少也要三个月,那外国

① 汇丰——指汇丰银行,当时英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之一。

派来的人才得到,这里又有事,怎样呢?’荀莺楼也棱住了。劳佛想了一想道:‘这样罢,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,到这里代了我罢。’帐房道:‘这里没有人懂话,怎样办呢?’劳佛道:‘这个不要紧,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。十分找不着,我叫他带一个西崽来;你们要和他说话,只对西崽说就是。好在只有三个月,我就来的。’荀莺楼问他香港那大药房是甚么招牌,劳佛叽叽咕咕说了个外国名字道:‘中国名字叫甚么,我也记不大清楚了,等到了那里,写信来通知,以便通信罢。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。’说罢,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,交代给帐房,一一指点:这一迭是燕威士^①,这个货差不多就要到的了;这一迭是定单,这里面那几张是电定的,那几张是信定的;洋行里倘有燕威士送来,便好好收下,打还他回单图书。又拿出一扣折子来,十分慎重的交代道:‘这就是我那误事朋友,代存汇丰的十万银子的存折,是……那一天存的,扣到……那一天,便到了六个月期,你便去换上一个逐日往来的折子,以便随时使用。’荀莺楼拿起折子一看道:‘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,不是这个样子?’劳佛道:‘汇丰存折本来有两种:一种用给中国人的,一种用给外国人的。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,所以和用给中国人的两样了。’劳佛交代清楚,也不带甚么行李,只提了一个大皮包,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。这里一等五六天,杳无音信,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,不便久搁,只得先行开张。谁知开张之后,凡来买药水的,无有一个不来退换;退换去后,又回来要退还银子。原来那瓶子里,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;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,和两箱洋胰子是真的,其余没有一瓶不是清水。帐房大惊,连忙通知荀莺楼,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,查看各种定单燕威士,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。忙看那十万银子存折时,那里是甚么汇丰存折,是一个外国人

① 燕威士——当时最行销的一种西药房所制的补药。

用的日记簿子。这才知道遇了骗子，忙乱起来，派人到香港寻他，他已经不知跑到那里去了。再查那栈房里的货箱，连瓶也没有在里面，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，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，好退还人家房子啊。”我道：“这个甚么劳佛，难道知道姓荀要来兜搭他，故意设这圈套的么？”理之道：“这倒不见得。他是学医生出身，有意是要开个药房，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，也是极平常的事；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，一口便肯拿出十万，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。像这样剥削来的钱，叫他这样失去，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。”正是：悖入自应还悖出^①，且留快语快人心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^① 悖入自应还悖出——意思是，有不正当收入的，应该要受不正当的损失。

第五十六回

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

何理之正和我谈得高兴，忽然一个茶房走来说道：“何先生，去天字码头看杀人不去？帐房李先生已经去了。”何理之道：“杀人有甚么好看，我不去。但不知杀甚么人？”茶房道：“就是杀那个甚么苦打成招的夏作人。”何理之道：“我不看。”那茶房便去了。

我问道：“甚么苦打成招的？岂不是一个冤枉案子么？”理之道：“论情论理，这个夏作人是可杀的。然而这个案子可是冤枉得很，不过犯了和奸的案子，怎么杀得他呢。”我不觉纳闷道：“依律，强奸也不过是个绞罪，我记得好像还是绞监候^①呢，怎么就罗织^②成一个斩罪？岂不是一件怪事！”理之道：“这是奸妇的本夫做的圈套。说起来又是一篇长话：这夏作人是新安县人氏，捐有一个都司职衔。平日包揽词讼，无恶不作，横行乡里，欺压良懦，那不必说了；更欢喜渔猎女色^③。因此他乡里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恨他如切骨的了。我们广东地方，各乡都设一个公局，公举几个绅士在局里，遇了乡人有甚么争执等事，都由公局绅士议断。这夏作人又是坐了公局绅士的第一把交椅。你想谁还敢惹他！他看上了本乡一个

① 绞监候——见第四十八回“斩决”注。

② 罗织——找出种种罪名对无罪的人加以诬陷。

③ 渔猎女色——像捕鱼打猎一样地去谋取、玩弄女人。

婆娘，这婆娘的丈夫姓李，单名一个壮字，是在新加坡经商的，每年二三月回来一次，历年都是如此的。夏作人设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后，只有李壮回家那几天是避开的，李壮一走他就来了，犹如是他的家一般。左右邻里，无有一个不知道的；就是李壮回来，也略有所闻，不过拿不着凭据。有一回，李壮有个本家，也到新加坡去，见了李壮，说起这件事，说的千真万真，并且说夏作人竟是住在他家里。李壮听了，忿火中烧，便想了一个计策，买了一对快刀，两把是一式无异的，便附了船回家。这李壮本来是一个窃贼出身，飞檐走壁的工夫是很熟的。从前因为犯了案，官府要捉他，才逃走到新加坡，改业经商，居然多了几个钱；后来事情搁冷了，方才回家乡来娶亲的。他此番回到家乡，先不到家，在外面捱到天黑，方才掩了回去；又不进门，先耸身上屋，在天窗上望下一看，果然看见夏作人在那里和那婆娘对面说话，犹如夫妻一般。他此时若跳了下去，一刀一个，只怕也杀了。他一来怕夏作人力大，杀他不动；二来就是杀了，也要到官报杀奸，受了讼累，还要把一顶戴过的绿帽子晾出来。所以他未曾回来之先，已预定下计策。

“此时看得亲切，且不下去，跳至墙外，走到夏作人家里，逾墙而入，掩到他书房里，把所买的一对刀，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，方才出来，一径回家去打门。里面问是那个，李壮答应一声。那婆娘认得声音，未免慌了，先把奸夫安顿，藏在床背后，方才出来开门。李壮不动声色的道：‘今天船到得晚了，弄到这个时候才到家，晚饭也不曾吃。’他婆娘听了，便去弄饭。一面又问他为甚么这一回不先给一个信，便突然回来。李壮道：‘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来的字号，打电报叫我到香港去的，所以不及给信。’婆娘到厨下去了，很不放心，恐防李壮到房里去，看见了奸夫。喜得李壮并不进去，此时七月天气，他只在院子里摇着蒲扇取凉。一会儿饭好了，婆娘摆开了几样家常小菜，端了一壶家藏旧酒，又摆了两份杯箸。李壮

道：‘怎么只摆两份？再添一份来。’婆娘道：‘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为甚要三份？’李壮笑道：‘你何必瞞我！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么？’这一句话，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，做声不得。李壮又道：‘这个怕甚么！有甚么要紧！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论的。快请夏老爷出来，虽然家常便饭，也没有背客自吃之理啊。’那夏作人躲在里面，本来也有三分害怕，仗着自己气力大，预备打倒了李壮，还可以脱身；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，越发胆壮得意，以为自己平日的威福足以慑服人，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，还要这等相待。于是昂然而出。及至见了面，不知不觉的，也带了三分子羞惭。倒是李壮坦然无事，一见了面，便道：‘夏老爷，违教许久了。舍下一向多承照应，实在感激！’夏作人连道：‘不敢，不敢！’李壮便让坐吃酒。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。李壮正色道：‘你何必如此！我终年出门在外，家中没人照应，本不是事，就是我在外头，也不放心；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，是最好的了。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时一样才好，不然，就同在一处吃饭，也是乏味的。’又对夏作人道：‘夏老爷，你说是不是呢。难得你老人家赏脸，不然，这一乡里面，夏老爷要看中谁，谁敢道个不字呢！’一席话说得夏作人洋洋得意。李壮又殷勤劝酒。那婆娘暗想：‘这个乌龟，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，我一向倒是白耽惊怕的了。’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。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，连连吃酒。李壮又道：‘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，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；若像我这样，夏老爷，你两口子舍得杀我么？’婆娘接口道：‘天下那里有你这样好人！’李壮笑道：‘我也并不是好人；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，不算犯法的，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。这么一想，心就平了。’夏作人点头道：‘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。’说话间，酒已多了。

“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，便叫婆娘盛饭，匆匆吃过，婆娘收拾开去。夏作人道：‘李哥，我要先走了。你初回来，我理当让你。’李

壮道：‘且慢！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。’夏作人道：‘甚么东西？’李壮道：‘这件事，我便不计较，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。人家说：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，祖宗做鬼也哭的；除非把奸夫捉住，剪了他的辫子，在祖宗跟前，烧香禀告过，已经捉获奸夫，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。夏老爷跟前，我不敢动粗，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，借给我供一供祖宗。’夏作人愕然道：‘这个如何使得！’李壮忽然翻转了脸，飕的一声，在裤带上拔出一枝六响手枪，指着夏作人道：‘你偷了我老婆，我一点不计较，还是酒饭相待，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！你可不要怪我，这枝枪是不认得人的！’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。要待不肯时，此时酒后力乏，恐怕闹他不过；况且他洋枪在手，只要把机簧一扳，就不是好玩的了。只得连连说道：‘给你，给你！只求你剪剩二三寸，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；不然，怎样见人呢。’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带上道：‘这个自然。难道好齐根剪下么。方才卤莽，夏老爷莫怪。’说罢，叫婆娘拿剪子来，走向夏作人身后，提起辫子。夏作人道：‘稍为留长一点。’李壮道：‘这个自然。’嘴里便这样说，手里早飕的一声，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。夏作人觉着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得快快而去，幸喜时在黑夜，无人看见，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。

“李壮等他去后，便打开一个皮包，叫那婆娘道：‘你来看，这是甚么东西？’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，他飕的一声，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，对准喉咙，尽力一刺。那婆娘只喊得一声‘噯’，那‘呀’字还不曾喊出来，便往前倒了下去。李壮又在他左手上、左肋上，搨了几刀，那婆娘便一缕淫魂，望鬼门关去了。李壮却拿夏作人的辫子，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；把剪下来的一头，给他握在手里。才断气的时候，手足还未全僵，李壮代他握了头发；又拿刀搨了他握发的手两刀；又拿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，等他冻僵了才放。安置停当，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，已是三更多天了。他提了带回来的皮包，走

了出来,把门反掩了,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,胡乱歇了一夜。

“到天明起来,提了皮包,仍然走回家里。昨夜他回来时,是在黑夜,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,便家家关门闭户的了;却又起来极早,才破天亮,便家家都起来了,赶集的,耕田的,放牛的,往来的人已是络绎不绝,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,大家都看见他了。都拱手招呼,说:‘李大哥回来了,几时到的?我们都惦记你呢。新加坡生意可好?你发财啊。’李壮道:‘今天一早到的。承记挂,多谢!我托福还好!’如此一路招呼到家,一村的人,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。到得门前,那左右邻居,也是一般的招呼,却是捏了一把汗,知道夏作人准在里面,今番只怕要撞破了!看着他举手,轻轻叩了两下门,不见答应;又叩了两三下,仍然没人答应。李壮道:‘怎么这个时候,还不起来呢?’用力打了一下,那门呀的一声开了,原来是虚掩着的。李壮假装成诧异的样子道:‘唔!’一面走了进去。不一会,忽然大呼小叫的走了出来道:‘不好了!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!’众人听说,老大吃了一惊,都纷纷进去。看见他手里握着一一条辫子,鲜血满地,身上伤了七八刀。个个都称奇道怪。一面先惊动了地保,先去报官。李壮一面奔到公局,求众绅士作主。这天众绅士都到了,单少了个夏作人。众绅听见说地方出了命案,便叫人去请他。一会回来说,夏老爷有点感冒,不能出来。李壮道:‘我是今天才回来的,平空遇了这件事,不得主意。向来地方上有事,都是夏老爷做主的,偏偏他又病了;他既然是感冒避风,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,求个主意的了。’众人见是人命大事,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。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,说是在上房睡了,不能起来。众人道:‘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,夏老爷不能起来,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了。’说罢,也不等传报,一齐踱了进去。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,盖上一床夹被窝,脸向外躺着。众人告诉这件事,他这一吓,非同小可,脸色登时大变起来,嘴里装着哼哼之声,没有半句

说话，却拿双眼看着李壮。李壮故意走到床前道：‘夏老爷是甚么病？可有点发烧？’说罢，伸手在他额上去摸，故意摸到脑后，说一声‘噯呀’！回头对众人道：‘我的死女人，手里握了一条辫子，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，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？’众人听说，吃了一惊，一拥上前去看。李壮不顾众人，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，说夏作人杀人。

“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，正要去验尸，问了李壮口供，便带了仵作^①，出城下乡相验。官看了这个情形，明明是拒奸被杀，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。验过之后，叫取下辫子带回去，顺路去拜夏绅士。投帖进去，回出来说挡驾。官怒道：‘有人告了他在案，我不传他，亲来拜他，他倒装模做样起来了！莫非是情虚么！’说着，不等请，便自下轿进来。这夏作人喜欢结交官场，时常往来，所以他家里的路，官也走熟的了，不用引导，便到书房坐下。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夏作人没了辫子，所以要亲来察看的，如何肯空回去。夏作人没法，又不曾装好假辫子，只得把老婆的髻子^②打了一条假辫，装在凉帽^③箍里面；匆忙之间，又没有辫绠子^④，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，换上衣冠，出来相见。因为有了亏心的事，脸色未免一阵红、一阵白，知县已是疑心。相见过后，分宾坐定。官有心要体察他，便说道：‘天气热得很，我们何妨升冠谈谈。’说着，自己先除了帽子。夏作人忙说‘不必’，脸上的汗，却直流下来。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，把烟窝^⑤掉在地下，低头去拾；一瞥眼

① 仵作——从前官署里检验尸体的差役。

② 髻子——就是假髻。髻，应作髮。

③ 凉帽——当时夏天戴的凉帽分两种：一种用白罗胎、纱里，有边沿，是官帽；一种用细藤、竹胎编成的，上加红缨，没有边沿，形如覆锅，是普通人戴的帽子。

④ 绠子——这里指用黑丝线扎住辫子的末梢，使头发不致散乱，并垂下两个小流苏的这种东西。

⑤ 烟窝——烟筒头。窝，应系锅字之误。

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，不觉失惊道：‘这个刀是杀人的啊！’夏作人方在那里说‘不必不必’，忽听了这句话，猛然吃了一惊道：‘那里有甚么刀？’小跟班道：‘炕底下的不是么。’说着，走进弯腰伸手拾了起来。夏作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，一看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汗如雨下，不觉战抖起来，说道：‘这……这……这是谁……谁放在这里的？这……这……这不是我的啊！’这个时候，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作人背后，把他辫子捏了一捏，觉得油腻腻的；因回道：‘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。’知县顿时翻了脸，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，这把凶刀也带了去。说着，先出来上轿去了。回到衙门，把凶刀和尸格^①一对，竟是一丝不走的。不由分说，先交代动公事详革了他的职衔^②，便坐堂提审。夏作人供道：‘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。’只说得这一句，官喝住了，喝叫先打五十嘴巴。打完了，才说道：‘这妇人明明是拒奸被杀的，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，你开口便诬蔑他，这还了得！这五十下是打你的诬蔑烈妇！’又喝再打五十。打完了，又道：‘你犯了法，这个职衔经本县详革了，你还称甚么职员！有甚么话，你讲！’夏作人道：‘小人和这已死妇人，委实一向有奸的。’官大怒道：‘你还要诬蔑好人！’喝再打一百嘴巴。打得夏作人两腮红肿，牙血直流。又供道：‘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，青天大老爷冤枉！’官怒道：‘你不杀他，你的辫子，怎么给他死握着？’夏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，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，一说着，便不问情由，先打嘴巴，竟是无从叙起。又一时心慌意乱，不得主意，只含糊辩道：‘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。’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，验得颜色粗细，与及断处痕迹，一一相符。从此便

① 尸格——尸体的检验报告单，也叫尸单。

② 详革了他的职衔——清朝制度：凡是捐了官衔的人，如果犯了罪，必须先申报上级官署，把他的官衔革除，然后才可以动刑讯问。